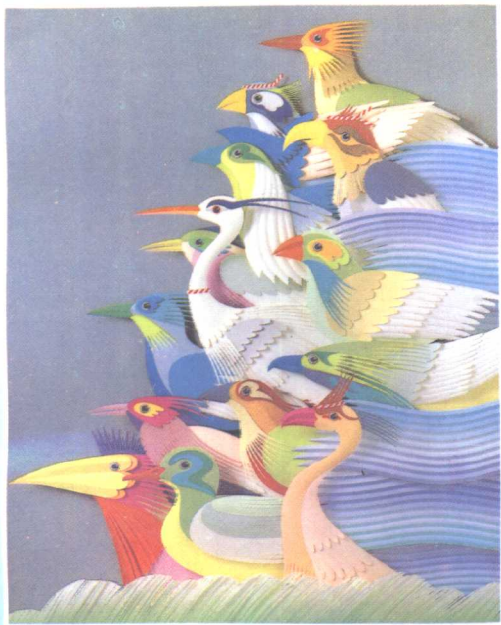


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



黑色鸟

严文井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

黑色鸟

严文井

丛书主编:段海峰

本书编选:靳飞

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

黑 色 鸟

严文井著

责任编辑:李 莉

责任校对:张爱农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伊川县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12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38-794-X/I·351 定价:6.80元

作者小传

严文井：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五日生于湖北省武昌。原名严文锦。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图书馆当小职员，并开始以笔名“严文井”发表作品。一九三七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一九三八年五月，严文井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十月从“抗大”提前毕业后，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一九四五年冬，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副主编、主编；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亚非作家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山寺暮》、《严文井散文选》、《苦涩的无花果》；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童话选集《南南和胡子伯伯》、《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小溪流的歌》、《严文井童话寓言集》、《严文井童话集》、《严文井童话选》等。作品

多次获奖,其中《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获全国第一届儿童文学奖,《小溪流的歌》(选集)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荣誉奖。严文井于一九九〇年获第五届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

编者前言

“你活得累不累？”

撇开违心的不讲，大多数人都会回答累，即使是曾经。累，分多种，为国，为家，为人，为己，为名，为利。这个累字是中性词，褒贬均在其中，很难划个界线，所以只好撒个大网，一概称之为累。

累，就要歇息。吸烟喝茶，睡觉娱乐，都是歇息的形式。或许有些人睡不着，脑子不停歇，会想，这样的累，有什么意思？进而推进一步，是，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对这样的哲人，我们肃然起敬，对他提出的问题，如果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老办法，或许他口服而难以心服，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自己悟出，人生终究是有意思的。

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主旨。

名家和凡人一样，生活在尘世，对人生，他们也

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在这套丛书中，他们用自己的体验，用随笔的笔法，谈对人生的感受，没有讲章之气，在对人生这部大书的感悟上，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古语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则如果你在读这套书时有了自己的感悟，那恰恰正是作者和编者所期望的。

自度曲(代序)

严文井

一

有风无风
有月无梦
尺八万里朦胧

二

有歌无歌
有琴无剑
欲舞徒呼奈何

目 录

山寺暮	(1)
黑色鸟	(10)
给匆忙走路的人	(13)
平原的谣曲	(17)
小雄及其他	(21)
世故的小丑	(26)
风雨	(32)
长城旅客梦	(56)
我吃了一串葡萄	(77)
附录:过去生活里的一个涟漪	
——谈《我吃了一串葡萄》	
.....	(79)
信仰	(82)
永久的生命	(85)

论友情	(87)
我的兄弟们	(92)
春节忆父亲	(96)
我,观察过么?	(101)
我的再一次回答.....	(106)
小草哀歌	
——悼茅盾先生	(109)
相马、相驴和相骡	(114)
迎着强烈的海风	
——《海角天涯》序言	(117)
启示.....	(121)
我只是个不速之客.....	(124)
美,在变动中	(126)
从零和一讲起	
——致自学者	(135)
一个低音变奏	
——和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	
.....	(138)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144)
悼沈从文先生.....	(151)
我相信.....	(157)
一直在玩七巧板的女寿星	
——记冰心	(168)
关于萧乾的点滴.....	(173)

我作文的第一个引路人

——记邓精一先生 (183)

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187)

记严文井先生(代编后记)

..... 靳飞(198)

山 寺 暮

多霉湿的地方，连山地也是潮润的。草成绒状地爬遍了山坡的上下。林木密密，枝叶如同帐幕。除了稀稀拉拉几个小圈圈黄光落在地上外，阳光就大部分被截留在树林之上。细条子路软软地隐入草丛，人则在路上觅找着途径。过了一个季节，竹兜子少来的时候，林木加倍茂盛，山地就一天比一天沉静了。

上山人打点步子走进林子，一只脚踏入草内，鞋面已经为露水所湿透。受了惊动的林雀，哄然一下从草堆内射出，像一把榴霰弹，投向林梢。

这个人也受惊了，带跳地连跨了两级石阶，偏过头来，眼睛没有目的地向四周绕了一个圈。羊齿从每一级石缝里长出来，当中间杂了些开暗黄色小花的不知名的灌木扫着他的腿。既然没有什么可以久看，他落下眼来，又跳上了两三级。一些人正在往下走。几顶帽边同一部分脑袋在树枝内闪。一些零碎的笑语从上面抛出。上山路是一个大的锯纹，先是向着

北，到中间一个宽一点的地方又折向西。拐角处上下的人彼此碰见了，那些人脸红红的，喘着气，一齐看看他。他不知为什么有些不好意思，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孤单，闪过了他们，稳稳帽子又连着跳起来。下山的那一伙正走在自己的底下。

上山人轻快地走在没有人的路上，吹起口哨来。

这里的树是些白杨。

吹着口哨，游山人想着原始人与林子的故事。林子供给了原始人的生活，也供给了他们的梦。自己几乎也如树居人一样爱好林木，虽然说不出是因为什么，但这个无理由的爱好林木的心几乎近于疯狂。他把树林当作一个乐曲，游山人也爱好音乐。

口哨有点吹得不成腔。

“倒有了一个十六拍的修饰符了。”树林内出现了一方小小的空地。一二丈宽，从前被弄得很平，此时却像一个二十五岁的人一星期没有修脸，杂杂地直竖着一些胡子样的草。野树在空地周围旋转，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这真是一个乐曲内的静止效率。

圆心坐着一个塔状的台，用几十块大麻石砌成，四角被风雨琢磨得很光，上面有一些残蚀了的刻字，述说着一段高深的禅语。游山人很快懂得了：若干年前有一个出家人圆寂了。他没有细看，这时他想逃避一切字迹。

在这个地方，谁还让自己长久站立呢？

游山人乃展开布包，取出旧报纸铺在地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身子往下一弯，人就胶结在地上了。吞咽一点水壶内的凉水，再剥食一个橘子，这时才感觉到了累与渴。摸出一支弯扁了的烟，理直了，小心地点着，才有了闲暇考察这些和尚们的骨灰埋藏所。烟子徐徐地由一个个圆圈裂开来分散成轻雾。

“清朝的。”他想。

“不，民国元二年的。”掸了掸烟灰，像一个考古家一样搜索这碑铭的奥秘。这个人有几分浮浅。“何必！反正有一些年代就算了！”他对自己的独白感到不耐烦。

一只水鹁鹁在远处叫。游山人看看天，天上没有云。“雨吗？”手支住了头。眼睛又盯住那墓志铭。

在一颗疲乏的心前面，这些字如同巴比伦的楔形文。水鹁鹁叫得很忧伤。游山人低下头，折断一根狗尾草在手里弄。一支烟随着风很快燃烧完了。最后一粒火星袅出一丝蓝烟时，他站起身，用脚盖住了那点光。风扬翻了地下的报纸，反面印上了一大块绿的草汁。

前面仍然是曲折的山路。

草丛里有一些毛竹，游山人俯身拔出了一条竹根，敲掉泥土，使手里竹根鞭得呼呼的响。他想起放牛的皮鞭，想起那爆竹一样的声音时，竹根扬过肩头，噗地一下打在一枝树干上了，震落了几片叶子。

游山人更由这一鞭记起了一段稗史，从前有个鲁智深，一禅杖打折了一株松。他胡乱地想，不觉加快了步子。

山石子在脚底下窸窣窸窣发出声响。一阵线香气从风里传来。越过十几棵树，抬头一看，好一个所在！游山人想照着小说中人口语叫一声，逆着风出现一座山门。门扇贴墙，高木槛被来往的脚擦得光滑，游山人悄悄向前走，噤着嘴纵上了一层台阶。

“南无阿弥陀佛！”他叫了一声。

随着就笑起来，也许这就是滑稽。山门里没有看见另外的人。古时，那客商们在长途跋涉后得到一处安顿的地方，那就是旅店。这里像是游山人的一个旅店，但他没有行囊，也没有随身刀剑，更无陪伴的仆人同骏马，于是轻轻松松跨了进去。

这里有四大天王，脸朱红色，作出怒容，脚下躺着一些小鬼，手执雨伞琵琶之类。这里是喜，嗔，悲哀，思虑，坦然，怒，忿的多姿态的众罗汉。泥偶下散布着几个无表情的信徒。手背在背后，游山人睁大了眼走过去。庞大的牛皮鼓都漆上了金，铜钟如塔，吊在粗壮的木架下。他摆下笑脸。

“古印度，天竺。”

一些零碎的词儿在他眼前跳动。

香烟围绕绣幔，模糊了雕花的大殿，游山人给熏出泪来了，就去摸索手绢。前面是一个坦腹，满脸笑

的胖大菩萨，游山人含泪对他作了个鬼脸。“倒是一个快乐的家伙，这市侩！”游山人突然记起了几段讲因果的善书上的传说，有善男信女等可以看见佛的白象和宝莲，以及那支庄严的仪仗队，还可听见那奇异的梵乐，游山人想起一种哭泣的声音，向自己说：“这些人惯爱做白天的梦。”

他鄙夷地笑了笑，轻轻用手绢拭拭眼角，一只腿支持体重，一只腿画了个半圆，折转身看看那黑沉沉的佛脸。

两三个香客匍伏在蒲团上喃喃祈祷。游山人背后站着一个多瞌睡的小沙弥，他大概只有十二三岁，檀木的烟子却熏得他老大了三四年，也跟老和尚们一样穿灰色大袍，眼皮耷拉在他呆凝的眼珠上。游山人指鞭向他，似乎有所询问。这小家伙没有看见，擦眼打呵欠，拖着大袍，摇摇晃晃走过游山人面前。游山人不好出声叫。既已失掉了这谈话的对象，游山人没事可干，只在殿里来回游荡。

佛殿大部都是阴暗的，人像影子站在其中。

游山人低下头。也觉得几分困倦。这黑洞洞的景象给他一个想安睡的引诱，听着自己的呼吸从鼻孔内穿出斯斯的声音，心平静下来。听见了别一个殿上微弱的诵经声，那腔调和夏夜里瞎子卖唱的拉的二胡有一点近似，几分神秘味儿加几分柔弱味儿；和古式人的读书读到三更的腔调也有点仿佛，都是一

样温文疲倦。游山人的耳听不真，猜想在另一殿上诵经的和尚大约有好几十。心内如同看见这几十个逃避的怯懦的光头人在一些弯曲的黑隧道里俯身而行，手合着十，半闭的眼缝里透露出一点怀疑的胆小的神气。游山人想仔细一点听那伤感的和平的调子，可是他听见的只是自己的鼻息。檀木香加浓他的困倦，游山人的眼内有点花花在跳动，他感觉到一点薄薄的引诱，很淡很远，然而有一种力。他明白了。他笑了。

“这就是宗教。”

游山人不再像先前那样单纯，脑子内有些什么东西在叫唤，像一些蛆虫在扰动。他感到奇怪，有点像失眠后的症候开始发作。他不安，简直有点集躁。

“宗教是为处境恶劣的人的。”他企图为自己的情绪找出一种解释。殿内一切都静止，游山人枯立着，仿佛众泥偶中的一个。

游山人开始找寻理由。

“可不是吗？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觅找那他们希望的牛奶与蜜的寄生场所，在大而不毛的迦南地奔波了四五十年，为了继续生存，不能不有坚强的信心。因此万分信仰他们的耶和華。队商、无定居的游牧与阿拉伯沙漠产生了阿拉。苦热郁闷的恒河与印度河区域，疾病，天灾，和变幻不定的恶劣气候，那里的人就成为跟随人家信仰的盲从者，这又是为什